星期五　第三版　THE NEWS "HOLMES" 福爾摩斯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一日

美廠名牌香烟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烟公司

滋補身體　強壯輔助　戒煙

補康品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CANIDROME 逸園

亞爾培路

今晚及明晚八時半起賽

今日星期五准晚八時半起賽十四次節目精彩絕倫高尚娛樂興趣彌佳良宵無事盍興乎來

本園預測簿注意及專刊紙逢賽跑晚八時正在本園場內發售各代售處一概停止出售

今晚日五元及元單獨贏位置票合併一組計算

本園插彩票每張一元今晚在十四次賽當彩約一百五十元頭彩約五百元二彩約一百元三彩約一百元開獎

小彩二偏各得彩洋十元諸君欲購請向愛多路外麟九號本園購票處或亞爾培路場門

第一百〇二期賽馬日（九月九日）（星期三）在第十四次賽開彩（頭彩二〇號得彩洋二百六十五元二角一彩五一號得彩洋一百十元〇五角三彩四五九號得彩洋六十六元三角小彩三個各得彩洋十元六三九號二二四號四九四號

下期……明晚八時半起賽

入場……星期三（九月十六日）晚八時半起賽

本園電話★八二〇七三一四一五號

胃寧藥　中法大藥房

客窓漫筆

亞孫

我國軍隊常有另具外號者，如張發奎號日之第四軍稱鐵軍，十九路軍曾戰勝鐵軍，而稱爲鋼軍，王慶之警衛隊，因其槍械新式服裝整齊，稱爲公子軍，李福林之第五軍未改編時，其部隊祇有人打他，未見他打人，粵人稱之爲二武隊五軍，某省軍，官兵皆樂觀，有不晴好，故人稱其爲毒軍，有不戰而退特財產學手奉人，而名實相符，竟以芹芳入汕咀女校，就學二年，芹芳既爲團長女友，復與中學畢業，滿腹新智識，自以爲今生幸福，安享不盡矣，豈料天不造美，竟遭劈折，駐潮汕部隊調遷鄰共，李氏陣亡，其父亦內疚通共嫌疑而被槍斃，芹芳既痛夫壻之死，復後顧茫茫，向雖依倚，迫得走廈門，恥以眞名示人，改名秀香，稅居於旅店，作靜女生涯，初尙瑟縮畏羞，久處便成習慣，後識潤人某甲，由鬱水姻緣而成有情眷屬，甲之正妻爲江北人居棉湛，自設一米店，因芹芳後便攜之北返，意欲同居，藉享齊人之福，殊知大婦性悍妒，芹芳志不甘居，遂下堂求去，入虹口梅囉斯舞校習舞，舞成，初入月宮，嚐至國際，是月起移勝利，近樂台左便第六人即芹芳也。

向許崇清求事者千五百人

新官就任之初，戚友之晉謁謀差者必衆，應付之難，萬方同慨，許崇清被天南王一迫支配停俗，而中央所委曉許一付者，則爲粵中山大學學生之求出路，當許氏以中山大學有之所以日增也。

——劍廬——

一段舞女歷史

◆得時拖車

◆胡木蘭泣謝蔣院長

胡木蘭爲胡展堂女公子，盡人皆知，當胡未離道山前，遷居香港，胡木蘭之名，乃時見於報章，南北奔走，粵港皆悉，芳蹤常印，鑑目胡展堂死後，胡木蘭之名，不見於報章已久，幾、寂然無聞，此在木蘭或不願以芳蹤示人，然以俗人之見，則不無勢利存於懷中也，蔣院長至粵，曾祭黃花崗及胡靈，足見蔣以於胡氏悼念之深矣，木蘭以蔣氏親祭其父，乃親至黃埔打營面謝，木蘭即席謝時，觸景傷懷，淚下，吐語亦嗚咽，幾不能成聲，蔣氏撫慰再三，始已，女兒所內耳，故英性殊寡和，不喜流俗，與肥魚大肉絕，相距奚啻天淵，芳華，何止大海之小蝦（不是大海之小蝦波）歌舞已數月，是日記最

古事今談　陳景華事補

梅倩

前日本欄謙謙君紀老同盟會員陳景華事，紙述粵任警廳之政績，其在桂時被岑春萱扣押一事則未紀及，斐爲補述如下，陳乃粵之中山人，少負壯志，曾留學於扶桑，回國後投效粵軍，歷任營連長，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四銀圓予之，清晨醫治產，越數日，傳婦媳上堂，問汝姑有無銀幣給爾，婦答謂二元，陳知婦蓄其私，怒甚，立拘婦至，嚴鞫即服，命差役帶繼數十以示薄懲，此一事也。命革命軍起義，圖攻武昌，時各省盜賊蜂起，萑苻遍地，鄉大不寧，彩劫行旅之事，月凡數起，陳氏治下之縣屬，尤爲披猖，一日陳星夜出巡，獨行踽踽，時方二鼓將盡，月黯星稀，抵一菜園，園爲崔家兄弟所建，橫亘里許，蔬菜滿畦，園主人爲預防盜賊計，輪值梭巡，遙遙見陳至，疑爲竊匪，蟄伏以覘其異動，比至不由分說，趨前向陳詢以老拳，陳猝不及防，祇向來者招架，無如崔家兄弟齊力過人，幾將其毆至重傷，陳痛甚，始脫口呼曰，本縣任桂省百里侯，授馬平縣令，馬平縣屬柳州府，（即今之雍和區）。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而邀賞於上司者，此間人多知之，但陳於下車伊始，爲地痞土棍叢中，鳥洞悉奸，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四銀圓予之，清晨醫治產，越數日，傳婦媳上堂，問汝姑有無銀幣給爾，婦答謂二元，陳知婦蓄其私，怒甚，立拘婦至，嚴鞫即服，命差役帶繼數十以示薄懲，此一事也。命革命軍起義，圖攻武昌，時各省盜賊蜂起，萑苻遍地，鄉大不寧，彩劫行旅之事，月凡數起，陳氏治下之縣屬，尤爲披猖，一日陳星夜出巡，獨行踽踽，時方二鼓將盡，月黯星稀，抵一菜園，園爲崔家兄弟所建，橫亘里許，蔬菜滿畦，園主人爲預防盜賊計，輪值梭巡，遙遙見陳至，疑爲竊匪，蟄伏以覘其異動，比至不由分說，趨前向陳詢以老拳，陳猝不及防，祇向來者招架，無如崔家兄弟齊力過人，幾將其毆至重傷，陳痛甚，始脫口呼曰，本縣任桂省百里侯，授馬平縣令，馬平縣屬柳州府，（即今之雍和區）。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而邀賞於上司者，此間人多知之，但陳於下車伊始，爲地痞土棍叢中，鳥洞悉奸，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四銀圓予之，清晨醫治產，越數日，傳婦媳上堂，問汝姑有無銀幣給爾，婦答謂二元，陳知婦蓄其私，怒甚，立拘婦至，嚴鞫即服，命差役帶繼數十以示薄懲，此一事也。命革命軍起義，圖攻武昌，時各省盜賊蜂起，萑苻遍地，鄉大不寧，彩劫行旅之事，月凡數起，陳氏治下之縣屬，尤爲披猖，一日陳星夜出巡，獨行踽踽，時方二鼓將盡，月黯星稀，抵一菜園，園爲崔家兄弟所建，橫亘里許，蔬菜滿畦，園主人爲預防盜賊計，輪值梭巡，遙遙見陳至，疑爲竊匪，蟄伏以覘其異動，比至不由分說，趨前向陳詢以老拳，陳猝不及防，祇向來者招架，無如崔家兄弟齊力過人，幾將其毆至重傷，陳痛甚，始脫口呼曰，本縣任桂省百里侯，授馬平縣令，馬平縣屬柳州府，（即今之雍和區）。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而邀賞於上司者，此間人多知之，但陳於下車伊始，爲地痞土棍叢中，鳥洞悉奸，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四銀圓予之，清晨醫治產，越數日，傳婦媳上堂，問汝姑有無銀幣給爾，婦答謂二元，陳知婦蓄其私，怒甚，立拘婦至，嚴鞫即服，命差役帶繼數十以示薄懲，此一事也。命革命軍起義，圖攻武昌，時各省盜賊蜂起，萑苻遍地，鄉大不寧，彩劫行旅之事，月凡數起，陳氏治下之縣屬，尤爲披猖，一日陳星夜出巡，獨行踽踽，時方二鼓將盡，月黯星稀，抵一菜園，園爲崔家兄弟所建，橫亘里許，蔬菜滿畦，園主人爲預防盜賊計，輪值梭巡，遙遙見陳至，疑爲竊匪，蟄伏以覘其異動，比至不由分說，趨前向陳詢以老拳，陳猝不及防，祇向來者招架，無如崔家兄弟齊力過人，幾將其毆至重傷，陳痛甚，始脫口呼曰，本縣任桂省百里侯，授馬平縣令，馬平縣屬柳州府，（即今之雍和區）。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而邀賞於上司者，此間人多知之，但陳於下車伊始，爲地痞土棍叢中，鳥洞悉奸，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四銀圓予之，清晨醫治產，越數日，傳婦媳上堂，問汝姑有無銀幣給爾，婦答謂二元，陳知婦蓄其私，怒甚，立拘婦至，嚴鞫即服，命差役帶繼數十以示薄懲，此一事也。命革命軍起義，圖攻武昌，時各省盜賊蜂起，萑苻遍地，鄉大不寧，彩劫行旅之事，月凡數起，陳氏治下之縣屬，尤爲披猖，一日陳星夜出巡，獨行踽踽，時方二鼓將盡，月黯星稀，抵一菜園，園爲崔家兄弟所建，橫亘里許，蔬菜滿畦，園主人爲預防盜賊計，輪值梭巡，遙遙見陳至，疑爲竊匪，蟄伏以覘其異動，比至不由分說，趨前向陳詢以老拳，陳猝不及防，祇向來者招架，無如崔家兄弟齊力過人，幾將其毆至重傷，陳痛甚，始脫口呼曰，本縣任桂省百里侯，授馬平縣令，馬平縣屬柳州府，（即今之雍和區）。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其在任時，能輕身冒險，嚴厲治盜，此間人多知之，而邀賞於上司者，此間人多知之，但陳於下車伊始，爲地痞土棍叢中，鳥洞悉奸，因而破獲者，已數數見訪案時之滑稽，與任粵任警廳長時，司卿有趣，陳甫履新微服出游，有老婦哭泣道旁，陳問所苦，婦謂伊媳將臨蓐，而家貧如洗，無錢延醫，故爾愛怨，陳聆竟急以

粵屋筆記

裘景福（上）

信其爲縣宰，及細辨其面貌，白皙頎長，彬彬有禮，斷定其決非惡類，遂縱之，並向陳道歉，陳虛應，不但毫無怒容，反嘉其兄弟鏡勇，翌日，踵堂召崔至，各賞五金，謂其遇守有方，能助本縣踹拿盜匪，應予賞賜，此又一逐事也，自是常下鄉訪案，冀有所獲，時有著匪潛名猶眼線者，黨羽衆衆，嘯聚於柳河一帶，聲勢浩大，常夥黨行刼，官兵毋敢撄其鋒，陳磨拳擦掌，思設方擒拿，但苦無線索，旋獲思得一計，將面部塗污，復用隔夜牛肉敷於兩踝間，裝扮跛丐，狀似腿肉潰爛臭不可仰，且身上鴉衣百結，備匐至賊巢，向賊者乞取飯餘，自晨至午，逡巡不去，聞或見其潛出一小冊，蹲伏如鳥子狀，閱者見此舉動，極詫異，大聲叱之去，陳無奈，踹躚而行，甫十數武，舉目見識擊丈，不由贊述。

舞場雜話

◆過氣拖車

◆十三歲時，畢業於高小，父沒後，家貧，不能自存，迫即酸溜溜四處不得已而習舞，今年纔十九，女性殊酷海翻波勉翻，覆雨翻雲，每月必表演一次或數次云。

節老大華之小學波（不是大海之小蝦波）歌舞已數月，是日記最

巴黎陸護茜，芳齡念一，膚膚白，有兩秀英，故以大小別之，叩其何以伴舞，英戚然而對，蓋其父本儒者，幼即授課，任任定，舉事萱去磁，陳送搖辦返粵，任廣州市警察廳長，惟故志不改，酸鳳一如襲時，廣東之流氓地痞死其手中者，殆過半矣，自是竊匪小偷，咸相斂跡，不敢輕於嘗試，八月十五日夜，會龍濟光宴遇害，舉見識擊丈，不由贊述。

調查粵桂金融事宜，日來頗有傳說，宋氏左右稱，宋氏以滬一事務繁忙，暫久有南下之意，但事實上不能分身云。

又外傳宋子文南下氏目前並無斯舉，近日政界略有邁合，惟仍照常力挽至中央銀行辦公